

百态



人生是一种无法复制的单程路,既然我们无法复制自己的过去,既然我们对重新选择已经失去了动力和兴趣,那就珍惜当下,在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同时,找准生命的支点,找到自己的幸福吧,因为,成功者有成功者的乐趣,平凡的人也一定有平凡的人的幸福。——摘自焦照锋《感悟幸福》

父母的棋局

于国源

男人一般不屑于和自己的老婆下棋,一是往往水平相差太大,对弈起来不过瘾,再则女人脸皮薄,容易因为输赢起争执,影响夫妻关系。我的父母却是“另类”,从年轻到白头,两个人下了一辈子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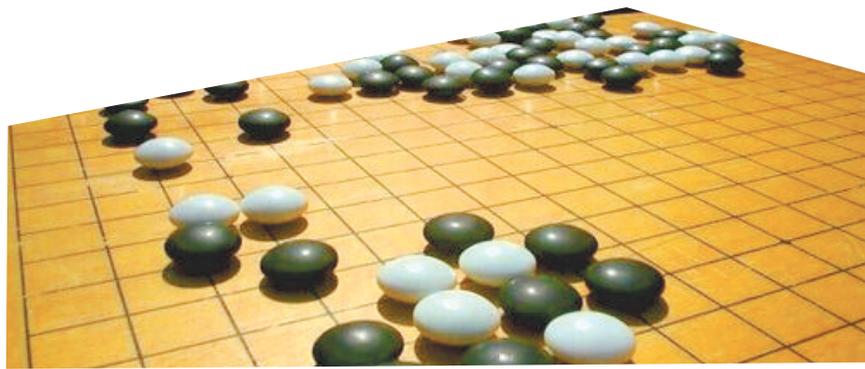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父亲在部队服役,是个运输兵,他和母亲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。父亲退役后,转业到上海,在一家运输公司工作。母亲到上海跟父亲完婚,也在上海住下来。母亲没有工作,再加上远离家乡,语言不通,苦闷也是难免的,于是,父亲就教母亲下围棋,母亲很聪明,很快就学会了,两个人就常常靠一盘棋来打发时光。新婚燕尔,父亲常带母亲到黄浦江边遛遛,到四大公司逛逛,到戏园子听听戏,生活很惬意。

甜蜜的日子只过了半年多,母亲就在上海呆不下去了。因为我的姥姥病了,姥姥多年守寡,由于过度操劳,身体一直不好,身边也只有我的阿姨,实在支撑不了那

个家。母亲把想回老家的想法支支吾吾地告诉了父亲,父亲很久没有说话,母亲自然知道父亲不愿离开,能够留在上海是多少人的梦想啊!父亲说:“这样吧!咱俩下一盘棋,我输了,就跟你走!”母亲只好嘴硬着说:“愿赌服输,不得反悔!”摆好棋盘,母亲执白先行,决心要赢,下得格外认真。无奈棋艺实在比不了父亲,她的一条大龙被父亲围住。母亲利用打劫,试图扭转局势。这时父亲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使母亲大龙做活,战局逆转,父亲见大势已去,只好投子认输。一场人生的重大决定竟由一盘棋决定了。

父亲多方联系,把工作关系转到了老家县城的一家运输公司,离老家五里路的行程,下班后回家帮着母亲照顾姥姥,一起支撑那个家。

父母亲仍然喜欢下棋,只是为生活所迫,没有大段的时间下围棋了。忙里偷闲,就在木板上画个棋盘,用石子和树叶当棋



子,下很老土的“地方棋”,像什么三邪、四阵、五龙之类,那些棋大都简单,只有“五龙”稍微复杂,变化多些,是父母的最爱。母亲常耍赖悔棋,甚至趁父亲转身倒水的机会,多走一步棋,父亲只是嘿嘿一笑,也不说破。父亲不在意输赢,只是陪母亲打发些无聊的时光。

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,父母亲持续着他们人生的棋局,直到白头。说起当年离开上海的决定,我们都怪父亲是个臭棋篓子,母亲说,谁会傻到用一盘棋的胜负去决定一辈子的大事,你爸只是不想让我有太多的歉疚。其实,母亲什么都明白。

退休后,父亲又谋了份差事。可是没干多久,竟因为偏瘫倒在了床上,为了陪父亲排遣寂寞,母亲又拿出了棋盘:“老于,咱俩再下一盘棋吧!”父亲被激起了兴致,说:“好!好!”母亲拿来棋盘,找来玉米粒和豌豆粒当做棋子,说:“以前都是我先下,这次我让你先下吧!”父亲拿起一粒豌豆放在棋盘一角,第二粒还是放在角上,第三粒第四粒……都是放在同一处,不久就捂着额头头痛。母亲知道父亲已经不可能再陪她下棋了,也不可能再重新站起来了。

母亲泪流满面,把棋盘扔进火堆里,从此尽心伺候父亲,直到他去世。

亲情战术

董行

我家兄妹多,父母为了将我们抚养成人,一辈子勤俭惯了。我们都有了经济能力后,逢年过节兄妹几个回家,都会或多或少地塞给父母一些零花钱,意在让他们买点吃的穿的。二老却总是说:“你们以后成家立业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,我们又不是没吃没喝的,你们拿回的钱,我们会相应的存在各自的名下,你们将来好用。”

听父母这样说后,我们兄妹几个一商量,决定以后不给父母钱,把吃的用的给他们买回家去。这样他们就没办法存在我们的名下了。

刚开始见我们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拎东西,二老总是不停地唠叨我们不知道勤俭。后来便慢慢地不说了,我们以为二老接受了事实。

这天回家,因为走的急没有买东西。下车后,打算就在父母楼下的一个小店里买点东西。

小店老板是我们熟识的一个街坊,见我忙招呼说:“又回来看你爸妈呢!”我说:“是,顺便给他们买点吃的。”我指着一盒上次我买过,父母在电话里称很好吃的点心,让他拿来看看。

老板摇了摇头,忍不住说:“你爸妈养了几个这么孝顺的孩子是福气呀!但他们享不起这个福,隔段时间就会把你们买回去的东西拎些来,硬要我帮他们代卖,说那么贵的东西吃了不值,要卖了钱给你们存起来。实在不好卖的东西,他们就要换成小孩吃的零食、文具,说要留给孙子孙女。唉!这两老人呀!”

听了老板的话,我站在那里一时间没了话语。



那天聚会,朋友们狂聊山南海北的风土人情和亮丽景色,我不由得啧啧有声,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有人纳闷地问既然这么喜欢户外风光,怎么就一直窝在家里,没出去过呢?这一下戳到我的痛处,就因为我是个晕车患者,而且很严重,别说是坐,就连在车子旁边站会儿就头晕眼黑了。

这下子算是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,原来这晕车我还真的不是极致,比我严重的比比皆是呢。

第一位朋友说,那天她和同学在家里闲聊,她说到坐车去外地游玩,绘声绘色地形容在车上怎么怎么样,开始她那同学还兴致勃勃地询问着,后来竟然不吭声了,再然后就不舒服,这病也来得太快了吧?她正不解呢,那同学不好意思

晕中翘楚

薛小玲

思地说自己晕车,不但不能坐车,而且不能听到这个字,一听就难受,她才恍然大悟,原来同学是晕“车”这个字啊。

另一位朋友说他邻居结婚那天,大家去闹新房,竟然看到刚买的席梦思放在卧室一隅并用一块很大的布蒙着,而一张做工简单的木制双人床竟然堂而皇之地放在卧室的正中,鸠占雀巢地享受着软褥香被,就有人很奇怪地询问,新娘子羞涩地道出原委,原来她是个资深晕车者,不但晕车,而且晕一切坐着柔软的东西,比如沙发、比如席梦思,一坐上去就像坐在车子上一样难受得要命,所以只能继续在硬板床上做苦行僧了。

又一位朋友不屑地说,这还不是极致,我妹妹才是晕车中的冠军,人家晕的是脚踏三轮车,而且晕的很别致,坐在三

轮车上腿放到外边走多少里地都不晕,可是腿一放进车厢就开始晕,那晕的速度快到一点过渡都不需要。

这也太夸张了吧?可没想到的是,“没有最晕,只有更晕”,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时,最敬业的晕车患者登场了,一位男性朋友不好意思说自己也是资深晕车者,前天晚上做梦梦到乘车外出,结果在梦里晕车了,头疼、胸闷,最后呻吟着被老婆摇醒了,刚开始老婆还以为他做噩梦了,待听到他弱弱地说晕车了,老婆恼怒之下骂了他一声“矫情”,毫不怜惜地一伸玉脚,倒霉的他啪的一声横着就落地上了,现在屁股还疼着呢。

众人哄堂大笑,晕车晕到这种程度,也真的算是晕中翘楚了。



狗奴

方八另

子抱着来福,坐车回到小区。后来,只要妻子回家,来福就跟着她走,赶都赶不走。我与她商量,来福是条流浪狗,应该给它个家。我找出一件旧棉袄,铺在地垫上,给来福做了一个暖和干净的窝,让它有住的地方。

接下来,我每天早上起床,先打开花园的门,让来福出去方便。我再洗漱,忙着做早餐,我与妻子吃完早餐,来福就回来了。它在我身边转来转去,我喂块肉或给它煎个鸡蛋。上午十点多,我写作两个多小时,眼睛需要放松,带着来福在小区转一圈,它在前面奔跑,我不停地纠正它的方向,跑累了,来福回家就趴着睡觉。我再出门买菜,顺便买一块钱猪血,到中午,来福把猪血吃完。

中午,我做三四道菜,有肉有青菜。我

吃饭时,来福守在旁边,我就夹块肉给它吃。下午,午觉起来,给来福喂两个小蛋糕后,我或者上网,或者去见文友,来福呆在家里守家,只要有人走近我们的房子,来福就汪汪大叫。

晚上,妻子回家,我们一家人在小区散步,来福像跟屁虫围着妻子转。

一个月后,来福毛发光滑,体重增加,还开始显得有些肥胖。

这样的日子,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狗奴,时刻围着来福转,但是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规律和归属,每次在电脑前工作两个小时,就要放松一下,在小区走走。以前我俩无牵无挂,现在要考虑来福的日常生活,看它吃饱了没有,散步了没有。在我们为来福服务的日子,觉得日子过得幸福、充实。